



《花城》杂志社选编
当代名家精品

【阿来】
【史铁生】
【林白】
【余华】
【格非】
【王安忆】
【苏童】
【残雪】

花城

短

篇

小

说

精

选

不是我想钓鱼 而是很多的鱼排着队来等死 原来只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想活的人 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多想死的鱼 这些鱼从神情看 也像是些崇信了某种邪恶教义的信徒 想死 却还要把剥夺生命的罪孽加诸别人

当代名家精品

《花城》杂志社选编

花

短

篇

小

说

精

选

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城》短篇小说精选 / 《花城》杂志社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3

ISBN 7-5360-3473-3

I. 花... II. 花...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176 号

《花城》短篇小说精选

《花城》杂志社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番禺官桥彩印厂

(广州番禺石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1 插页 400,000 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0 册

ISBN 7-5360-3473-3

I·2864 定价: 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花城小说选

短篇小说

旧街	蒋 韵(1)
裱画	程 鹰(29)
楚八六生涯	鲁 羊(39)
迈出时间的门槛	东 西(47)
油饼洼记事	王祥夫(75)
别人	史铁生(92)
战栗	余 华(107)
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断	李 冯(138)
致命的飞翔	林 白(149)
初恋	格 非(178)
蜂后	徐小斌(183)
出手如梦	李大卫(203)
危险的金鱼	陈家桥(221)
两棵幻想中的树	行 者(232)
随风飘荡的日子	张 梅(241)
两个汽枪手	张 旻(269)
忧伤的年代	王安忆(284)
有人在喇叭里	王 彪(314)
开往瓷厂的班车	苏 童(337)

土星时间零点整·····	崔子恩(339)
长发的遭遇·····	残 雪(362)
鱼·····	阿 来(389)
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	薛忆沔(399)

旧街

蒋 韵

那时候我 14 岁。

那时候我们都是 14 岁。

我、叶旦妮、鲁西，当然还有冯明伦。

那时候天还很蓝。那时候我们这座小城还拥有一些寥落的黄昏。我们喜欢看晚霞，我们喜欢花两分钱买一小包“酸枣面儿”，我们喜欢用牙齿尖儿一点一点啃下那种酸溜溜的东西，含在嘴里，溢出满嘴的口水。落日揉着我们的眼睛，我们喜欢吃着酸枣面欣赏山和晚霞，我们觉得这挺诗意。

后来月亮悄悄爬上来，月光很迷茫，很冷。冯明伦说，有几颗熟透的红枣从树枝上坠落了，发出一些淡薄的声响。后来我们跨过了一些水洼，我们在水洼中看出我们的脸很白。再后来我们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我们明白了红枣成熟的季节是在秋天。

过了一些时候，就落雨了。

那一年风调雨顺。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许多种植物生长得丰饶如海。北边的麦子还没有黄梢，农民们很焦急地期待着地里的庄稼成熟，到晚上，忍不住就做一些有关丰收的梦。镰刀挂在黑魆魆的仓房里，生铁的气味以及隔年干草的气息，使孩子们陷入对于某种饱满东西的回忆。

南边的麦子已经收割了，割空的田野有如一些宁静的图案。

—

若干年后，鲁西想，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天。

也许那是一个错觉。炎热在想像中变得遥远，只是，鸟叫得很噪。在早晨，冯明伦总是穿一件白衬衫，黄昏也是。那衬衫是府绸做的，不过也许是富春纺，也许是香云纱之类，由于年深日久有些发黄且薄如蝉翼。冯明伦身穿旧衣飘然而至，冯明伦总是喜欢穿一些有名堂的旧衣服。

冯家是一个旧式的家庭。

冯家是那种喜欢在除夕夜贴春联的人家。冯家的春联总是很儒雅，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一些很古典的句子。冯明伦熟读了这些句子于是也变得古典起来。冯明伦走出房门，人们便会无端地想起一些旧事，想起厚厚的线装书、断弦的古筝、一首残缺不全的古曲、以及褪色的泼墨山水之类。冯明伦是一个有意味的女孩儿，冯明伦总是喜欢穿旧衣服，看上去悠远又疲惫。

于是，鲁西想，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天。

冯明伦在一片宁静中向我们走来。冯明伦是一个宁静的故事。冯明伦在那个宁静的故事中永远地失去了成熟或衰老的可能。冯明伦将永远 14 岁，这是一个青葱的年纪，充满诗意，听上去有如一声清亮的牧笛，有许多东西随风而去。

冯明伦并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非吞服那玩意儿不可，却也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不去吞服。于是她就吞了，一、二、三、四、五……一共十粒。十粒利眠宁，也许是十粒安定。

那天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丝毫的异兆。黄昏到来时，晚霞却出奇地好。这事很叫冯明伦惊诧，冯明伦以为这天黄昏不会有晚霞，这一天平平淡淡不应该有一个如此辉煌、如此美

丽的结束。

我无法说明晚霞对于冯明伦的意义。我只能说冯明伦是一个憧憬田园的孩子。冯明伦在吞下安眠药后来到阳台，习习小风中她看到了一个辉煌的落日 and 红云。冯明伦默默看了一会儿就哭了。这时鲁西站在阳台下面向她招手，鲁西喊道：

“冯明伦外面的夜合欢开了。”

鲁西莫名其妙喊了一声然后就跑走了，事后鲁西一直奇怪在那个黄昏为什么要喊那么一句。夜合欢是在三天以后的一个傍晚突然开放的，顿时这一条老街显出某种甜蜜的暧昧。以后一个月中，这条街上连续发生了三起刑事案件，人们就说这是因为这个夏天夜合欢香得太浓郁。

鲁西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孩子，喜欢干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下暴雨的时候光着脑袋潇潇洒洒逛大街或者驯化蚂蚁之类。鲁西肚子里装了一些普希金拜伦李白李清照的诗句所以免不了要浪漫一些，鲁西在阳台下面喊，“冯明伦外面的夜合欢开了。”其实夜合欢并没有开。鲁西太喜欢那些雾状的粉红的繁花，一年中其它的季节，鲁西总是很焦灼地盼望夏季。鲁西做了许多夜合欢的标本，把它们夹在一本厚厚的织锦缎面的日记本里。后来鲁西长大了，鲁西长大后明白那其实是她的初恋。鲁西把一个女孩儿的初恋献给了那些纤细如梦的粉红的小东西。

冯明伦听到鲁西的喊叫愣了一愣，冯明伦听到鲁西兴冲冲在喊却没明白她喊些什么。鲁西白色的身影渐渐远去，而这时火烧云恰如其分地黯淡了下来，冯明伦想，这是一个太辉煌的黄昏。冯明伦忽然感到晕眩。

屋里，偏瘫在床上的父亲叫起了冯明伦的名字，父亲口齿不清，父亲说，“明伦，明——伦！”临时雇来的保姆孙嫂，摇着破蒲扇来到父亲床边，孙嫂问，“尿？”父亲摇摇头，父亲说，“明伦，明——伦！”父亲转动着僵硬的舌头，麻木的脸上飘浮着恐惧的虚影。

冯明伦走进来，她步履蹒跚，走到父亲床边，站了一会儿就跪下去。冯明伦说，“爸，救救我。”父亲一把抓住了冯明伦的双手。冯明伦忽然泪如雨下，冯明伦知道父亲早已洞察了她的阴谋。

父亲说，“水！水！”孙嫂就拿水来，父亲在这个晚上逼迫冯明伦喝

下整整两暖瓶开水，冯明伦差点儿胀死然后就不停地跑卫生间。后来她沉沉睡去，梦中看见了母亲，母亲很娇娆地穿了一件没有色彩的旗袍。梦很乱，很飘，她睡得却如死一般沉重。第二天早晨，她被一种尖锐的痛楚惊醒，她看见了极其明媚的阳光和姐姐。姐姐泪流满面，手里攥着一支藤制的鸡毛掸，姐姐说道：

“小三儿你好没良心。”

她无言以对。她知道自己没良心。她刚想爬起来就被一阵疾风暴雨似的藤条打倒。藤条发出诱人的欢叫，迫不及待落在她十分单薄的身上，如一个快活的生灵。她满床滚动，蜷做一团，她想，大火烧了毛毛虫。她觉得这比喻很精彩。后来她不再翻滚，她隐约听到父亲忽然苍老下去的声音，父亲说道，“别打她，别打——她——”后来父亲就哭起来。父亲呜呜地哭出了声，像个孩子。父亲哭着往床边上爬，接着就是极其沉重的“咕咚”一声。孙嫂大声尖叫，孙嫂的尖叫震动着玻璃发出蝉鸣一样的锐响。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

冯明伦没有动。冯明伦昏昏沉沉又沉入睡眠之中。沉得很深深。睡眠有如冥海一样拥着她，黑暗又温暖。她醒来的时候已是三天之后，屋里很静，一只苍蝇正悲哀地撞击着纱窗。夜合欢在她熟睡的一个傍晚突然之间开放了，整整一条老街弥漫出某种甜蜜又温柔的暖味。她闻到了浓郁的香味儿和同样浓郁的药味儿，这时她看到了父亲。父亲躺在床上，在吸氧。

冯明伦跌跌撞撞爬过去，握住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枯槁僵硬，生命已从这手上一一点一点消逝。冯明伦轻轻抚摸这手像是在抚摸一个起死回生的婴儿。父亲紧闭双眼，鼻子上插着氧气，胳膊上扎着吊针，弄不清成分的液体一滴一滴正流进父亲僵硬苍青的血管中去。生命正从这干瘪的身体上消逝殆尽，生命被这些吊管、针头、氧气支解得七零八碎而后退却。冯明伦鼻子一酸，叫道：

“爸。”

父亲睁开眼睛。冯明伦很惊诧。冯明伦以为这是某种错觉。父亲显得怪异，父亲大睁着的眼睛忽然现出前所未有的深邃与宽阔。父亲超越了现世面对着地狱和虚空。冯明伦久久不语，只是辛酸地握着父

亲的手，冯明伦这时看到类似白色蝴蝶一样细碎的东西在早晨的阳光下翩跹飞舞，她知道这是父亲的灵魂。

父亲望望她终于又合上双眼，父亲合上双眼之前嘴唇一阵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父亲重新沉入昏睡，直到黄昏，黄昏时分父亲游丝般的生命宣告终结。父亲临终前突然出现了喉鸣，那种尖细清脆的声音有如初春时分小孩子口中新鲜的柳笛，父亲吹着柳笛离开了这个世界。

二

鲁西 12 岁的时候，曾经和冯明伦探讨过“死”的问题。鲁西说，“活着怪没意思。”冯明伦回答说，“是没意思。”鲁西又说，“还不如死。”冯明伦又回答说，“是呀是还不如死。”

鲁西思索“死”的问题时就变得美丽了。鲁西的美丽呈现出某种早熟的、忧郁的颜色，像一些古老的绢帛，或一曲古歌。这时向日葵在窗外搭拉着一颗颗丰腴的头颅，牵牛花绕藤而开。鲁西想，它们多纤弱。鲁西这样想着的时候钟声猛然敲响了 12 点。

一个叫做二丫的孩子自始至终偷听了她们的谈话。二丫站在槐树的后面，后来就挪到了窗口。二丫挪到窗口笑着对冯明伦说道，“小三儿你还不回家吃饭？”但是当天下午，二丫就将这对话的内容传播了出去。于是冯明伦和鲁西受到了一次欢天喜地的围攻。孩子们，（女孩子们）包围了她们两个，女孩子们欢天喜地指着鲁西和冯明伦的鼻子，质问着她们：

“说，说！你们为什么想死？”

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一种场景，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那一瞬间鲁西忽然消除了对死的某种渴望。所以鲁西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今天，活到当初的鲁西认为是“龙钟老太”的遥远的年龄。偶尔，鲁西会想起从前，想起一些芜杂的往事，往事在成熟的季节里时断时续，渐渐被茂盛的荒草所湮没。

鲁西在那个历史上著名的 1966 年遭到了一群女孩子的围攻，时间是在 6 月之后，也许是 7 月，也许是 9 月，鲁西已经不太记得清楚季节的特征。女孩子们欢天喜地质问着鲁西，“你为什么想死？”鲁西依稀记得她仿佛是在一片欢叫声中瞥见了远处那棵中国槐飘落下的几片黄叶，像几个抽象的符号。

鲁西总是能够听到落叶的响声，那响声很空旷，没有什么东西能从那空旷中穿越。

鲁西受围攻不是第一次。这之前，大约在鲁西 10 岁的时候，有一次，她扔了一小块窝头。那时她还不懂得做坏事不能有旁证或不能授人以柄之类，她当着别人的面堂而皇之地干了这件坏事，目击者自然也是个女孩儿。那天她们一起去少年宫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她们抄了近路，走公园。她边走边吃零食，她的零食是一块食堂出售的红薯面窝窝。她记得穿过一片桃林时看见了满枝青豆般的小毛桃，她想，春天已经过去了。她还想起了不久前的那一场春雨。后来她们来到湖边，湖水很绿，她听到“泼喇”一响，就把吃剩的一小块窝头丢进了水里。那是一个太明丽的日子，鲁西情不自禁地说：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鱼儿摇尾滑来，很漂亮。鱼儿们漂亮地饱餐了窝头。但是第二天女孩儿揭发了她，第二天早晨，习习清风中，鲁西遭到了全班女生的围攻，女生们说，“红军还喝马尿呢你扔窝头？”鲁西无可争辩。那时鲁西就从一张张明媚的脸上过早看到了一些坚硬的类似刀刃一般锋利的东西。

鲁西总是和女孩儿发生冲突这几乎是一个宿命。

后来就是和女人。

若干年后，鲁西在街头碰到了出卖她的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兴高采烈地对鲁西说道：

“我的签证问题解决了。”

那时鲁西已经学会了漫天扯谎，鲁西撒谎的水平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鲁西回答说：“是吗？太好了恭喜你。”那天狂风呼啸，不适宜谈话，一根手腕粗细的杨树枝在距她们几步远的地方猝然断裂。

她们都听到了那响声。于是鲁西就说，昨晚她值班时，接生了一个没有面孔的婴儿，那婴儿在该长面孔的地方杂乱地长了一些青草。

“是毛孩儿吧？”女孩儿很有兴趣地问。

“不是。”鲁西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们在狂风中交换了一些有关怪胎的看法然后分别。分别时就像两个贴心换肺的朋友。女孩儿甚至说，“鲁西你总那么年轻。”鲁西就笑了。鲁西知道自己不年轻了。在度过了许多苍老的岁月之后“年轻”就像一个庸俗的广告。女孩儿顶风上坡，鲁西目送着她的背影，宿怨如同一些雪片悄然消逝。

三

冯太太娘家姓俞，父母都是居士，所以给她起名叫如瑞。

冯太太俞如瑞嫁给冯先生的时候，正应了“郎才女貌”那一句老话。两人生辰八字甚合，门户也般配，是一个好婚姻。只不过冯太太做新媳妇不久，一个算命瞎子在某个黄昏丢给冯太太一句谶语，算命瞎子附在冯太太耳边说道，“00000”，然后丢下银钱踏着满地秋叶飘然而去，冯太太知道自己遇上了点化的仙人。

冯太太这一生将要被这谶语困扰。冯太太思索这谶语思索了一生。最后冯太太想明白了这句话，才发现它原来如此明了简单。冯太太如释重负却也同时升起一种被捉弄的感觉。这东西捉弄了她一生，纠缠了她一生，诱惑了她一生。这时她看到它从她体内剥落，成如蝉蛻。她知道她的生命连同它一起剥落了。

没人知道那谶语是什么，冯太太永远保守了这秘密。

冯先生是一个名医，肩上却扛着少将的肩章。冯太太始终没弄明白这肩章的来历。好在冯先生并不常穿军装，通常是一袭长衫，或白纺绸裤褂，很是文雅潇洒。冯先生又蓄须，又是锦心绣口，实在不像一个军人倒像一个文人骚客。那时候流行一句话，说是“阎锡山的少将不值钱”，和“乾隆御笔不值钱”那意思自然差不多，所以冯太太并未将这一

个“少将军衔”特别地看在眼里，自然，少将终究是少将，所以来找冯先生看病的诊脉的，都是些有身分的人，而冯太太平常交际的，也自然都是些有身分的太太奶奶之类的人物，称得上“往来无白丁”，总之冯先生冯伯其混得相当不错就是了。

冯先生是美男子，少年得志，却正派。不纳妾，不嫖妓。别的太太奶奶们都羡慕冯太太好福气，所以心安理得且毫不容情地在牌桌上赢着冯太太的钱。冯太太打牌手气总是不好，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冯太太输了钱别的太太奶奶们就说，“冯太太你还不该输点儿钱呀？”久而久之，冯太太害怕赢钱就远甚于害怕输钱了。

冯太太害怕赢钱所以日渐消瘦。

冯太太偶尔赢钱就觉得是一个不祥之兆。冯太太的赢钱的日子里右眼皮就总是扑扑地跳，这很反常。于是冯太太就很惶惑地坐在梳妆台前，坐在月光或是日光中，遥想着冯先生。冯太太觉得冯先生如同一个虚影。冯先生不纳妾不嫖妓温文尔雅善待着冯太太但冯太太总觉得冯先生如同一个虚影。冯先生一片丘壑之中暗藏了一股风流，这一股风流成就了他一身的仙气，所以冯太太看冯先生总是如同雾里看花。冯先生在很多的时候不看医书只看诗书，冯先生通常喜欢在一片阴雨的日子里写诗做赋，写下“昨夜惊鸿入梦中”这一类感伤的句子。冯先生非常频繁地使用着“惊鸿”这一个字眼，于是冯太太穷其了一生的想像，追逐着这一只“惊鸿”，一直到死。

1966年到来的时候，冯太太不满45岁。45岁风韵犹存的女人和冯先生一起经历了劫难。冯先生冯太太并排跪在一只八仙桌上，身上涂满浆糊和墨汁。冯先生颈下吊着的大牌子上写着“三朝元老”这样一些字眼，冯太太则是“臭老婆、臭婊子”之类，八月骄阳下面，冯先生蜷伏在桌子上如一摊败泥衰草全然没有了一丝风度。

1966年8月是一个太茂盛的季节。

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今我还记得一些旋律，四分之二拍子，很匆忙草率，“1 2 3 1 | 2 5 | 1 2 3 1 | 2 5 | 嘭嘭 | 嘭嘭 嘭 |”，冯先生沙哑着嗓子不停地重复着它们。冯先生败泥一般蜷伏在八仙桌上如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冯先生反反复

复一刻不停地唱道：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白)我有罪，我有罪——”

冯太太不唱。冯太太不肯唱。人们就打她。人们打落了冯太太的牙齿，冯太太就把它们吞到了肚子里。血流出来，慢慢滑过冯太太冰冷的肌肤，画出一些很成熟绚丽的图案。人们用改锥撬开冯太太的嘴巴，人们说，“唱！唱！”人们身上茂盛的八月的颜色散发出一种浓烈的腥气。这时一个算命瞎子越过1966年8月越过白炽的骄阳来到冯太太面前，算命瞎子不发一言只是伸出右手用枯树枝般的食指在血迹上轻轻一蘸，就在冯太太还很光洁的前额上一笑一划写下一个字，冯太太看见了那血字就如同它飘浮在眼前。那是一个怪诞的无人认识的字眼，冯太太想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而后眼睛一黑就栽倒在八仙桌下。其时冯先生仍在那里喃喃重复着那个简单率的旋律，它们听上去像一些踏碎了时光的马蹄。

1 2 3 1 | 2 5 | 1 2 3 1 | 2 5 | 嘤嘤 嘤 |
嘤嘤 嘤 | — — |

四

这一天晚上，冯明伦临睡前，母亲忽然问她，“小三儿你知道人死了穿什么衣服？”

冯明伦有些奇怪，冯明伦想了想回答说，“不知道。”其实冯明伦知道，冯明伦曾经在某一个旧街上看到过那种铺子，小小的门面，从里面飘浮出明黄缎子的陈旧气息。冯明伦这时看到母亲肿胀的嘴唇红如罌粟。

母亲说，“人死了要穿棉衣。”

“夏天也穿？”

“夏天也穿。”母亲回答，笑笑。过一会儿母亲又说，“棉衣在柜顶水牛皮箱子里。”母亲红如罌粟的肿胀的嘴唇如一个飘浮的东西。

这一夜落了一些雨。雨滴大而疏，到早晨人们发现落了一地的夜合欢，清晨的宁寂中有一些消失了的香气。冯太太起得很早。冯太太梳洗得干干净净穿一件家常旧衣走出家门。冯太太出门时冯明伦大睁

着两眼从床上爬起来，冯明伦说：

“妈——”

冯太太回转身。冯太太看了看冯明伦然后笑笑。冯明伦不知道那是一种出世的寂灭的笑容，冯太太用手扶住了门框说道：

“明伦妈去给你买油条。”

冯太太说完就走了，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傍晚从湖里打捞起了冯太太的尸首，这时太阳还没有坠落，夕阳涂染着冯太太有如涂染着一个纤细的传说。冯太太此刻面目全非腹胀如鼓，惟有嘴唇却依然红如罍粟。人们深觉奇怪。人们说这女人有点娇气。于是冯明伦在日后的余生中就总是看见一个红如罍粟的嘴唇在夜空中四处飘浮。

火化之前，冯明伦说道，“给妈穿上棉袄。”冯明伦踏着太师椅从柜顶水牛皮箱里取出母亲的棉衣，那是一件丝绵小袄，黑色软缎，上面洒满小小的金菊花。冯明伦抱着母亲的棉衣来到冯太太身边，冯明伦说道：

“妈，我知道那地方很冷。”

后来鲁西想明白了一些事情。鲁西在那个早晨恰巧看见冯太太从她家阳台下面走过。冯太太从从容容穿过院子走向那条有夜合欢的老街。鲁西刹那间感到某种震动。鲁西不知道那震动是因为什么，鲁西只是看见有一些酒杯大小的花朵从冯太太身上优雅地坠落。

后来鲁西讲述了这个早晨的故事。鲁西和冯明伦还有叶旦妮坐在一个干涸的荷花池里。池中堆满干草，是一些晒得蓬松的麦秸。冯明伦把脸埋在麦秸里面，麦秸里充满太阳和夏天的气味儿。这时鲁西就说了那些奇怪的花朵。鲁西说，她一点儿不知道那其实是一个预兆。

“我知道。”冯明伦说。

“什么？”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知道。”

鲁西不再说话，鲁西有些冷。风已经是秋天的风了，有浓浓的凉意。星星也是凉的，还有月亮。

月亮是弯弯的一枚。

弯弯的一枚 20 多年前的月亮，照着荷花池、干草、楼群，照着不满 14 岁的一群女孩儿。

“这样更好。”冯明伦说。冯明伦抬起头，双目如星，“这样就没有谁撬得动她的嘴了。”

鲁西久久不语。鲁西回想着那些优雅的花朵。回想着那个庄严的坠落。这时冯明伦哭了，冯明伦说道：

“所以我不阻拦。”

冯明伦哭了很久。麦秸的香气温存地包裹着她。还有黑夜，还有风。母亲死后冯明伦从没有这样淋漓尽致地哭过。她们看她哭。后来，叶旦妮握住了她一只手，叶旦妮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叶旦妮这么说的时候使用了类似上帝的语气。

五

叶旦妮总是这样说话，叶旦妮觉得自己看破了红尘。

叶旦妮在她的朋友冯明伦自杀后的第二天烧毁了自己所有的日记。一共五本。另一本只记了一个开头。上面都是一些很虔诚的语言。她把它们统统丢进了炉子里。这些属于孩子的玩艺儿冒出浓浓的黑烟，黑烟灌满厨房又破窗而出，以至于叶旦妮的母亲远远看见以为家里失了火差点儿去拨“09”火警。

叶旦妮想，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叶旦妮一无所有地走在迟暮的旧街上，挺起日趋丰满的胸。叶旦妮以惊人的速度成熟，差不多一觉醒来，就发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少女。叶旦妮昂首走着，感觉到胸脯里塞了两只肥鸽，这种时候叶旦妮心里就涌起一些感伤的青春的诗句。

叶旦妮是美丽的。叶旦妮在自己美丽的黑发上别了一只有着小小白梅花的塑料发卡，这在当时极为罕见。叶旦妮胆大妄为地用一只小发卡来点染那一份寂寞和寥落，全不顾旁人的议论。男孩儿争着和她调情。男孩儿们冲着她的背影大声喊道，“叶——旦——妮——，不吃

西瓜光吃皮！”叶家信箱里，时不时有一些情书之类的信笺塞进去，里面写满从古典小说里抄来的动人的句子。于是就有人说叶旦妮是“骡子”。

后来就有一些男孩儿为叶旦妮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据说动了刀子。

后来就有一个叫做李明的男孩儿为叶旦妮自杀，当然没有真死，送到医院灌肠洗胃总算抢救了过来。

后来李明的父母跑到叶家，李明的父母颐指气使地和叶旦妮的父母做了一番长谈，叶旦妮的父母当晚便囚禁了叶旦妮。叶旦妮的父母是那号胆小怕事的男女，因为有历史问题，所以一向活得极其谨慎，极其狭窄，不曾想却养育出了叶旦妮这样一个胆大妄为海阔天空的逆子。

据说叶家父母软硬兼施很给了叶旦妮一些教训，可惜无济于事。叶旦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打开了自己的窗子。她跳上窗台，坐在那里，两条腿潇洒优雅地搭拉在窗外，这时，有几朵白云缓缓飘过，她说。

“爸，打开门，不然我可就要跳了。”

她爸不理她。她爸坐在另一个屋里翻看当天的报纸。她爸不相信她会从三楼上跳下去。她又喊了一声，没人应。她只好笑笑，然后就像只大鸟一样蹦蹦地飞出了窗外，那一刻她尽量保持了较为优美的姿式。

幸运的是有一个有遮顶的大批判专栏救了她。她先落在了那个遮顶上然后着地。所以她只是伤了一条腿。几个月后叶旦妮伤愈出院，其时天空飘着细雪，雪地静如空谷。叶旦妮想踩在这雪地之上的将是一个瘸子了。

从此叶旦妮开始了蜚居的生活，甚至开始吃斋。叶旦妮喜欢把事情做到极至。所以伤愈后的叶旦妮拒绝吃肉吃蛋吃一切带晕腥的菜肴。叶旦妮头发梳得平平整整依然别了那只黑底白梅花的小小发卡。叶旦妮变得沉静，沉静下来的叶旦妮开始向往一些宁寂悠长的东西。

叶旦妮老家在巢县。巢县在南方，在几条著名的大河的南岸。叶旦妮常向鲁西讲起巢湖的故事。后来，叶旦妮就拖着一条残腿到那里插队去了，叶旦妮说，清早或黄昏，她可以坐在巢湖边上，看看孤帆远